# 春秋集註

五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春秋集註

(五)

高閌撰

#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昭公三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不書者家臣微賤名不登于史册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罪大夫無政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魯邑故也言叔弓帥師圍之又見家臣之彊且罪季氏之無君也家臣以邑叛不以君命而使大夫討之如是則大夫非魯之大夫也季氏之大夫也師非魯之師也季氏之師也如是而欲討蒯不思之甚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先言比歸者明在外本無弑君之心也及其以棄疾之請也遂有得位之心故復言弑者正比之罪也既曰歸于楚又曰弑于乾谿者非比親弑之也加之罪爾家語曰楚靈王起章華之臺于乾谿國人潰叛是靈王遇弑蓋有以取之矣初楚子麇疾靈王因而弑之殺其子而自卽位公子比以是出奔晉比在晉十年矣其能一旦自外歸而弑其君乎蓋靈王無道公子棄疾將作亂故使觀從召比于外脅而立之以弑靈王雖棄疾脅比而立靈王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靈王未必死以此言之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比見利而動遽欲爲君則成楚靈之縊者乃比也蓋是時比當效死不立

而既立矣又烏得避是名哉若使人受其名已享其利則後世姦人苟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實力焉故聖人正名比之弑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雖然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言入何也觀從召之楚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此復稱公子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此非討賊辭也殺而代之之辭也憫比墮棄疾之謀也亦所以深罪棄疾也棄疾本圖位而脅立比比既立而已遂殺而纂之然不書弑其兄者比亦弑其兄俱無骨肉之愛也然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而繫之陳此殺公子比不繫之楚何也偃師當立無罪故以國氏之比簒逆罪與棄疾等爾比既死棄疾遂自立改名曰居蓋春秋凡弑君之人名在諸侯之策故公子圍弑君自立改名曰虔公子棄疾弑君自立改名曰居春秋因其自嫌而實書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霸圖不競久矣晉主夏盟諸侯皆貳叔向曰諸侯不可不示威乃並徵會以楚棄疾立將謀討之故平丘之會諸侯之衆兵車之盛奕世未覩又有天子之使以臨之使晉之威靈少振而聳動吳楚此叔向之謀也楚子專盟會者十年矣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于平丘者非能與楚子抗也乘楚靈弑逆之禍姑以兵甲耀之爾若果能因楚平弑逆而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其罪亦足以彊中國之威矣今

但同盟于此。何所爲哉。故但書日月以間之。惡諸侯輒與王臣同盟也。雖然。陳蔡之復國。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爲之少安。亦由此盟也。故會盟同地。再書平丘。書之重言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

公不與盟。

此晉侯聽邾莒之訴而辱公。使不得與盟也。夫晉侯與公同體。當同心同力。以攘夷狄。而諸侯咸會。乃聽邾莒之妄訴。與衆棄公。不以比數。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是訖會召陵。諸侯不出者復二十四年。至鄟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上文方譏諸侯輒與王臣同盟。今公不與。翻得免于同盟之罪。亦可謂幸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獲與盟。又國卿見執而以會致者。爲其有辭也。十年書伐莒。不書取鄆。爲是故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蔡靈公少子。世子有之弟。先儒謂世子有之子。非也。吳、陳世子偃師之子也。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聞諸侯有平丘之會。于是復二國之後。暴靈之惡。而收恩于已。以說中國。春秋不言楚納之。亦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楚得滅而復之也。蓋先王建國。固非楚人可滅。亦非楚人可復。聖人因書其本爵。以明二國之君。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雖二國之命制在楚。而平丘之會。實有功焉。故聖人特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抑楚而存中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復而始克葬也。蔡靈不宜葬也。而春秋葬之。遏夷狄存中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不與公盟。今又執吾卿。而公復朝之。無恥甚矣。豈欲因晉之執而請討季氏之罪乎。然季氏在晉。宜其不見納也。

吳滅州來。

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盡殺其吏民。無道之甚。故稱滅焉。春秋詳楚伐吳。略吳伐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魯大夫執則致。重其危及宗社也。行父之不致。從公也。意如不書族。前見也。按季孫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于晉。乃歸季孫。夫晉之始執季孫。爲邾莒之訴。而非有扶弱擊强之義也。及其歸之。又以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以十有八國諸侯之衆。而書侵楚以譏之。于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夫利之能敗人國家。一至于此。此春秋所以深戒夫好利者。

而季氏富于周公。遂能以利幸脫于禍。此聖人所以深嫉之。

三月。曹伯滕卒。

曹武公立二十七年。其子須立。是爲平公。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葬曹武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著丘公立十四年。其子郊公立。國人弗順。乃逐郊公而迎去疾之弟庚輿立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春秋凡小國大夫如薛滕邾莒皆不書名氏。以小國無命卿。不足錄也。此直曰公子意恢者。前既書莒子之卒。則知此所謂公子。是宜爲君者也。不然。意恢之殺。不當志于春秋矣。與陳殺其公子禦寇文意略同。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夷末立十七年。欲授其弟札札逃去。乃立其子僚。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特雉鼎之變而已哉武宮之祭非所當祭可因此而廢也卿佐之喪何痛如之宜遽爲之變也方持誠敬之心以事鬼神忽焉目覩卿佐之死則哀感之心奪之矣此心一變舉措失常而强去樂以卒事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禮大夫當祭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君遭臣喪何獨不然若非涖事之大夫則勿以聞可也檀弓記衞侯之言曰柳莊死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不告者禮也非涖事之臣故也叔弓蓋叔老之子子叔敬子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子之入也朝吳有力焉夫朝吳爲蔡之大夫而有功于楚是有二心也豈可罪費無極之譖哉宜其不容于蔡而出奔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于初伐貶餘實錄而已爾

冬公如晉

猶以平丘之會故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又不遠略以齊之强修其政刑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助楚伐徐以懼吳人師至蒲隧徐人賂以甲父之鼎而還嗚呼志亦卑矣斥言齊侯罪在齊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春秋之世彊凌弱衆暴寡故殺諸侯者有矣而彊楚殺人之君者二焉誘蔡侯般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其誘殺中國疾之也誘戎蠻子皆不書以其自相誘殺也夷狄自相攻殺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焉乃深疾之也
夏公至自晉
晉人猶以前故而止公至此始得歸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晉昭公立六年其子去疾立是時六卿强公室卑矣
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喪事三月而葬皆非禮也且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哀七年小邾子與邾子亦相繼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秋邾子來朝。

按史記註徐廣謂邾一作譚即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不知何據而言。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于楚而爲中國之害至是荀吳帥師滅之晉三書滅國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皆不舉名氏至是書卿帥師者夷不亂華而陸渾之戎密邇王室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與闢土服遠以圖霸者有間矣是以纔得不貶焉春秋于夷夏之辨謹言如此。

冬有星孛于大辰。

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梓愼曰若火作其在宋衞陳鄭乎許翰曰大辰宋分受災深故有華向之難心爲明堂王者忌之故王室亂。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吳地。人楚而狄吳。吳之惡甚于楚也。書楚之及。又以罪楚也。勝負相敵。故但書戰。而不書敗績。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俱災。豈皆人之力所能爲。蓋異之甚者。此爲天下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鄫

鄫、邳姓國也。屬于宋。其夫人、宋向戌女也。邾人以詐力襲而俘之。春秋惡焉。且爲宋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冬許遷于白羽

許自遷也。楚人因其畏鄭而使之遷。許亦自樂遷焉。故以自遷爲文。至是三遷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爲鄫故也。天下無霸。而宋元于此一正入鄫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瘧飲止之藥而卒。夫瘧非遽死之病也。止之進藥。雖不志乎弑。而君由止以卒。則是弑也。且世

子君之貳也。當朝夕問膳。如文王之爲世子乃萬世之法。如使其可以冒昧進藥。則亂臣賊子得容其姦矣。故聖人正止弒君之罪。以絕萬世之禍也。穀梁曰。止不嘗藥。累及許君。此說是矣。春秋之義不同。譬辭一施之。學者所宜深察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先儒以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書葬。以止不成乎弒。故君子赦之也。是不然。止既不立。自責而死。則是能自討矣。又何赦之有。蓋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爾。悼公立二十四年。止既自責而死。乃立其弟斯。是爲元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會者。公子喜時之子。喜時者。所謂子臧是也。鄸。其采邑也。凡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鄸。蓋大夫有罪。自歸其邑以待放也。凡大夫待罪于邑。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然春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以臧武仲之智。猶據防以求後于魯。是以孔子譏之。以爲大亂之道也。故

深察夫公孫會之自鄫奔宋也。其賢于臧武仲遠矣。故春秋因其奔而書自鄫以別之。

秋。盜殺衞侯之兄縶。

此罪衞侯寵任其兄。至能奪大臣官邑。以故爲盜所殺而不忌也。然以左氏考之。則殺縶者齊豹也。豹爲衞司寇。嗣守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欲求名而不得者也。而衞侯以千乘之國不能保其兄。則其政可知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之族。于是三子謀曰。亡愈于死。先諸。遂干君。而出奔于陳。夫三子者同時而出。又同奔陳。是將爲國患。不可不慮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蔡平公立八年。其子朱立。是爲悼公。

# 春秋集註卷三十四

昭公四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葬蔡平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卽位六年矣公以晉昭見止之故不復往朝今使士鞅來聘而孫叔婼爲政季孫欲惡于晉乃使有司從齊鮑國之禮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二十三年晉人遂執婼夫惟禮可以定國而賓客牢禮不以命則長此安窮吳徵百牢自歸費始亂生于交際之間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去冬三卿出奔陳旣出則義與君絕今乃同入于南里是犯君也犯君當誅宋公不能討之而南里之人又不能爲君絕之反爲三子所據則是宋之綱紀盡弛矣書自陳者陳有奉焉放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八月乙亥叔輒卒。

事業無見于經而卒之者爲叔肸崇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立已踰年矣而隱世子有之子東國以世嫡之故攻朱而自立故朱出奔楚以其不正不能自固其位故稱名以絕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以士鞅來聘故往朝之而晉復辭公故復凡公如晉而復者六蓋魯衰而朝于齊晉愈强則其往也愈數及其又强而魯益衰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强爾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敗齊師于壽餘于是齊侯親伐之莒子行成焉盟莒子于稷門之外夫齊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三家卒徒至是益衆故于蒐復加大字所以甚三家之盛所以見公室之卑也昌間言非其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在位二十五年。世子壽蚤卒。愛子朝。而欲立之。國人弗順。乃立子猛。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士庶人之禮也。凡言葬王。則知往京師矣。必曰如京師者。別乎以自行爲文者也。

王室亂。

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以見王室之亂。而聖人乃于此不隱其辭。直云爾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于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于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于列國也。王敗于鄭。而書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以自敗爲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于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爲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于是尹氏召伯毛伯欲立王子朝。而劉子單子欲立王猛。二子相爭。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然莊二十年。惠王有子頹之亂。僖二十四年。襄王有子帶之亂。春秋不書王室亂。何獨于此乎書。惠襄二王。亂不在己。今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蓋有甚于惠襄者。且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而二子爭立。五年始定。嗚呼。王室者。諸夏之本也。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詩人尚以爲戒況枝葉已彫瘁而本又蠹壞若此乎聖人于此所以特書王室亂者深悼周之不復興且罪諸侯之不一救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猛悼王也子朝乃猛之庶兄有寵于景王王欲立之劉單不可故景王崩既葬而子朝遂作亂也以王猛居于皇者避子朝也以者行其意也貴則行乎賤大則行乎小此君臣也而以行其意言者君昏不能正國危不能正亂而後謀之猶行其意也蓋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見景王不蚤定以致二子敢專之也皇者畿內之邑不言出而言居者猛所得有也未踰年而稱王示當立也其名之明雖有當立之義未能自定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而名其君不嫌者矣惟可與權者能變而不越乎中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天子西都非宗廟所在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景王失道不能蚤正王猛之位終致子朝爭立故二子既以王猛居于皇又以王猛入于王城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其辭繁而不殺則必有大美惡焉

冬十月王子猛卒

居喪而稱王者明當嗣也出而言居者如成君也卒而書子猛者蓋生已正其當王故死以未踰年之

君書之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按子朝告諸侯之辭曰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劉單贊私立少以間王室夫猛者太子之母弟雖與朝皆景王子猛幼而嫡朝庶而長而子朝之言乃惟太子爲嫡而已欲以長奪之豈知太子之母弟亦嫡乎凡立後之法先立嫡無嫡則立子爾立嫡者以嫡爲重故太子死立嫡孫未有嫡孫則立太子之母弟以母嫡故也立子則從諸子之長者立之均吾庶子故也今猛又卒于是又立猛之母弟王子匄是爲敬王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杜預曰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蓋卯酉篆相類而誤也夫日食蓋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二十有三年

敬王卽位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邾人城翼師自武城還魯人譎而取之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故叔孫婼如晉也

癸丑叔鞅來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晉人以我取邾師爲罪而執我行人然此非大怨也其實則爲二十一年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己故也

晉人圍郟。

郟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王臣亦無所繫。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于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于周。蓋外相攻奪。以傾天下之勢。其心實無王。而內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己也。此圍郟者。子朝在焉故也。晉人助王以討子朝之亂。既不書大夫之名。不稱師而曰人者。微之也。事不克濟。無功而還。勤王之舉。果如是乎。故書晉人圍郟以罪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前年。蔡侯朱來奔。楚而東國以世子之嫡。遂自立。楚人直朱而召東國。東國因朝于楚而卒。故貶而不葬。凡立三年。其弟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奪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于魯。如匹夫之逃。故稱名。與鄭伯突同。莒人後迎郊公爲君。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故先貶吳。以抑其橫。夫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救之。于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凡直以敗爲文者。不分君臣。舉師爲重。然此六國之師。亦皆略而不敍也。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是以其次如此也。然不書楚而舉六國。不君不大夫者。是時中國有子朝之難。而諸侯安然不救。乃助楚以攻吳。聖人賤其背華而卽夷。故併罪六

國有同夷狄以夷狄敗夷狄則楚尤不足道也終君之終大夫之者滅獲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以禮義自守而服屬于楚爲吳所敗不得其死故以自滅爲文也君死而云滅者小國悉師而行一敗而俱亡之辭也故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梁亡胡子髡沈子逞滅皆自取之也陳夏徵不言執而言獲者甚之也夫六國之師盡爲吳所敗二君見殺一大夫見獲背華而即夷者其效如此此萬世人君之戒是以謹而日之

天王居于狄泉

著有天子也然猶之母弟始立而遽稱天王者蓋景王之崩踰年矣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則稱之且明正也又以著天下已有主而子朝不可亂之也其曰居于狄泉者復避子朝且罪諸侯不赴難也狄泉在王城之側周墓所在也

尹氏立王子朝

以諸侯不勤王王師不勝嗣君出居于狄泉故尹氏立王子朝立者簒辭蓋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此言立者與衞人立晉同然衞稱人者衆人同欲立之也合衆人所同願猶且不可今尹氏以一己之私而立之以致周室之亂罪在尹氏也尹氏即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然衞人立公子晉祇稱晉而已此稱王子朝何也不稱王子則嫌若尹氏之朝異乎衞之晉也文勢當然

八月乙未地震

地道安靜以震爲異當是之時禍亂極矣日至三食地爲再動冬公如晉爲叔孫婼故也至河有疾乃復公兩朝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惟此有疾而復然猶書乃者蓋難辭也遂于有疾乃復爾殺恥也然公之進退得以自專因疾而還可得言之若夫大夫則不得廢君命疾不可書書之是許其復也故公子遂至黃有疾乃復卒于垂不言有疾也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卒此孟獻子之曾孫孟僖子也初公如楚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又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乃講學焉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屬說與何忌于夫子而師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何忌南宮敬叔說皆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矣叔孫婼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秋八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巢楚邑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巢人射而殺之至是吳因兩女子爭桑相攻遂舉兵肆其毒于巢而盡殺之故書滅與州來同
葬杞平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婼之聘宋且爲季氏逆女也書之以見宋曲棘之役不忘敦篤于急難者以此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在外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爲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侯大夫以謀之令諸大夫具戍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然則諸侯不行無安輔王室之心可知矣然而此會諸侯猶有善意也故無貶辭惟書諸國大夫見諸侯之無霸也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也害哉季世之事豈特諸侯以爲害王室實下賴霸者亦有望焉且

王室之亂如此之甚有霸者作苟能舉法以定之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入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朝猛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嫡使頃公而爲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于此著諸侯之無霸也

有鸜鵒來巢

劉向曰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雖飛禽多穴居窟中或在枯木之竅此非結巢也今云來巢亦異矣先儒以爲非中國之禽則非也考工記又從而和之曰鸜鵒不踰濟以今觀之鸜鵒所在有之爾彼殆不知聖人所書之意而强爲之說也傳曰楚幕有烏楚師其遁又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蓋禽鳥所集必于無人之處今魯之國政出于三家人皆歸之而昭公孤立于朝又不安其國數欲如晉故魯之公室荒涼寂靜閒若無人將爲丘墟而鸜鵒以穴處之禽亦來巢也如高宗肜日之書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諸儒妄推五事不修之驗荷于災異之說亦非也高宗祭祀特豐于禰宮而簡于祖廟故既祭成湯之後明日將繹而祖廟之中已絕人迹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焉所以祖巳訓諸王作高宗肜曰之書而特言典祀無豐于昵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旱既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季辛不言大蒙上文可知也凡雩不日以再雩故日言上辛季辛不言辰者不卜故也夫雩不再者也雩而又雩欲聚衆以逐季氏也此昭公之失也皆甚屋於孔

子遊于舞雩之下。而問崇德修慝辨惑。子告之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蓋指此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公將去季孫意如。伐之不克。反爲季氏所逐。其曰孫于齊者。臣子不忍斥君之奔也。次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待命于其境上。公爲國君。而失守社稷。既孫于齊。又不得入。次于陽州。困辱甚矣。且魯之失政也。數世矣。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大貞凶。蓋當屯之時。居君之位。而膏澤不下于民。是威權去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是凶道也。昭公徼幸一發。而卒于見逐以死。與高貴鄉公無以異焉。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生曰唁。唁者、慰安之辭。若者齊侯之彊。自可連諸侯之勢。問季氏之罪。以納昭公。易爲力爾。今徒唁之。以虛辭相恤而已。是匹夫之愛。非患難相濟之正也。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此豹之子昭子也。觀意如之稽顙于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而季孫請納公。婼遂往告公于齊。公許之還。既而季孫有異志。婼以憂死。夫婼不忍自同于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于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婼至自晉。先書其姓氏。春秋特以死褒婼也。其子不敢嗣。是曰成子。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公將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蓋已出其國都。故書地。季孫娶于宋元。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欲求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蓋激于義而發于誠。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特書其地以別之。所以罪齊晉失方伯連帥之職。無大國字小之義。而哀宋公有其志而弗遂也。凡立十五年。其子欒立。是爲景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前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示昭公于魯未絕也。特罪季氏以臣逐君爾。此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矣。鄆、魯邑也。公不能有。而齊侯取以居公。此乃所以罪公不能保其社稷而見逐于其臣也。外取邑不書。書之未嘗不稱人。而獨此稱齊侯者。以齊侯不義季氏之强。而閔昭公之鰥窮也。于是取鄆以居公。而齊無私焉。故春秋與其爵。然而齊侯先許公以千社而弗致。乃取魯邑以塞前言。故書取鄆以罪之。嗟乎。齊侯若以取鄆之力。會諸侯。聲季氏逐君之惡。討其罪以納公。猶反掌爾。徒區區取一邑居之。見齊侯無意于納公矣。公猶不之悟。乃居鄆三年以待之。及見其終無意。然後之晉。亦已晚矣。

# 春秋集註卷三十五

昭公五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而葬簡也因魯往會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公雖不得至齊然得見齊侯故書曰至自齊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者所以存公也公有朝廷不能居之反爲季氏所逐今出居于外又不能告赴于諸侯以誅絕其亂臣賊子但假齊侯之力取鄆而居之亦可憐哉

夏公圍成

春秋未有以兵自圍其國之邑者也成乃吾孟氏之邑而公自圍之若異國然公之失政可知也時齊侯將納公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公以齊師伐成者惡齊受季氏之賂而有異志焉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故獨舉公以爲重且見國內皆叛公也嗚呼君失國臣叛君春秋書公圍成而意在是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公失國而會諸侯者何求入也求入不能主皆而主齊故齊侯矯爲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故也惟齊侯不信雖謀納公而不能是以此盟不日不月不爲信辭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以會致者見魯之臣子以諸侯欲謀納公不急助之反使吾君棲棲然復居于鄆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也立十三年其子軫立楚子卒義見宣十八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立王子朝獨書尹氏而奔楚幷舉召伯毛伯者明罪本于尹氏先誅其逆首而後治其從也二十三年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而後書尹氏立王子朝此年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楚者由嗣君不自正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後罪人竄迹皆上之人有以召之也書奔楚者見天王之令不行于天下故逋逃罪戾之人楚敢受之而不歸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二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不外公也我君故也君

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君臣之義明。而天下安且治矣。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此公子光弑之也。吳王壽夢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欲立之。札不可。于是兄弟更將以次傳國于季札。季札終辭不立。則諸樊之子光以嫡孫當立。而夷昧之子僚。乃以父故。遂繼立焉。于是光弑之而立也。不直書光弑者。光既以嫡孫嗣立。故舉國以弑舉國。則光罪在其中矣。然則春秋不專罪光乎。曰季子之言。春秋之旨也。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也。聖人度義之輕重。與時推移。故湯武之事。不以爲非。然有湯武之志則可也。或曰。光之志亦可取乎。曰。簒己成矣。春秋成其爲君爾。猶齊桓晉文本志豈專爲天下哉。然功及于天下。故聖人成其爲霸。光愈于簒而亂國者也。桓文愈于不善而無功者也。春秋彼善于此。則取之爾。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譖于令尹子常而殺之。以其君不明。故臣得以專其威。以至殺其大夫而莫之止。故舉國以殺。義見僖二十八年。

秋。晉士匄帥宋樂祁犁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此會本于戊周也。戊周者。以朝在楚故也。而魯卿不會者。諸國因謀納公故也。晉人取貨于季氏。遂弗克納。而此會具書卿名者。不可以不克納公之故。以掩其謀戊周之善。故錄之。亦以見諸侯大夫皆專

權無君與季孫意如等爾。

冬十月曹伯午卒。

曹悼公立九年其弟野立是爲聲公。

邾快來奔。

快之書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之藪而受之豈所以爲訓也此魯之彊臣所以逐君也逐君而邾快來奔各從其類也。

公如齊。

復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飲公酒使宰獻而請安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助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而葬慢也且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之奔也不知先如晉而連年如齊皆不見禮乃始如晉此晉所以不納公也次于乾侯者以不得入

于晉。次于晉境而已。公之失所益甚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鄭定公立十六年。其子蠆立。是爲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簡也。且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滕悼公立二十五年。其子結立。是爲頃公。

冬。葬滕悼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且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齊侯今復唁公者。以公自鄆如晉而不爲晉所納。故使高張來唁。乃所以嗤公也。然此淺事也。而書于經者。罪齊侯不修方伯連率之職以討意如之罪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侯唁公。比公于大夫。故公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公。故次于乾侯。在易坎之井曰。來之坎

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此昭公之象也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者春秋書公狼狽之甚如此者所以深罪季氏之施惡于公與諸侯之不救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詣欲納公而卒季孫意如曰叔詣無病而死此天命無公也非我罪也觀意如此言逆節甚矣宜公之不能忍也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月鄆潰

此齊侯誘之使潰也所以責鄆也鄆固畏季氏以齊侯故居而不憚今齊不終惠固不足責而鄆亦不可潰敗而叛公也雖然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以順民之心而民自歸之故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今昭公居于國國人逐之出居于鄆適去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而不寧公也故穀梁子曰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聖人書之以爲萬世人君之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在乾侯者以鄆潰故也公出至此五年矣公雖在鄆猶在魯也自去年鄆潰而公無所歸遂寓于晉而國內闃然無君故每歲于朝正之時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義皆可見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晉頃立十四年卒其子午立是謂定公時公在乾侯蓋晉地也而不弔其喪者晉不受故也。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簡也且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本夷狄自齊桓時自附于中國而爵爲子今背華而卽夷故楚人以爲貳于吳而執之吳人以爲貳于楚而滅之夫附中國則與于中國之會盟而附蠻夷則遂至于執其君而滅其國然則附蠻夷者可不戒哉凡國滅君奔不名而徐子獨名者傳以爲徐子已服矣後復奔楚以經義考之爲信彼旣降于楚矣安有與復之志乎生名之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著公不能外內久失其所魯國闕然無君也乾侯曰在而鄆曰居者鄆、魯地公所有乾侯、晉地非公所得而專也故春秋凡言居者境內之辭如天王出居于鄭之類是也凡言在者境外之辭如公在楚之類是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夫晉爲盟主不討意如之罪以昭霸討又使其卿與之會而議納之嗚呼此又何議之有是獎亂臣以

安其意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入春秋以來惟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及此始書名。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秋葬薛獻公。

季氏恐失鄰國之歡。故使人會其喪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邾子封黑肱于濫。若謂之邾黑肱。則邾大夫矣。而非也。若謂之濫黑肱。則濫之君矣。亦非也。諸侯不得擅相封。其籍不通乎天下。故謂之黑肱以濫而不繫之邾。則見濫已非邾所有矣。所以罪邾之專封也。

三叛人以地來奔。皆公不在國。季氏受之。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每歲正月必書公所在者。不與季氏專正朔也。昔唐沈既濟論史。謂武后不當立紀。當繫于中宗。每歲首當書帝在房陵。然後繫以武后之行事。是亦不與武后專國政。得春秋書昭公之旨也。

取闕.

此承上文言在乾侯取之也.闕雖叔孫氏之邑.乃魯羣公之墓所在也.公在乾侯.使人誘取之.而春秋與外取邑同文者.著公在外得邑于季氏.猶取而後得.是已絕于魯矣.

夏.吳伐越.

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吳始用師于越.而國自是亡矣.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自子朝之亂.諸侯戍周.至是.王使告于晉.請城成周以休請侯之戍.于是何忌往會諸國大夫城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王都.可以不書乎.成周乃天子所在.而大夫城之.曾緣陵之不若.故列數大夫.所以貶諸侯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今城成周.蓋天子之事也.而大夫主之.是時.天子微.諸侯又微.故權在大夫也.不言城京師而言城成周者.不與大夫城京師.故以國舉之.所以見京師之弱.諸侯大夫之强也.申.世叔儀之子.參.子產之子.何忌者.孟僖子之子也.夫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之出也.今八年.公爲旅人.而何忌不能從季孫逐君.而何忌不能去.雖受晉命城成周.然不告于公而自往會之.此實覩文知罪.不待貶絕而自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昭公自出奔之後如齊如晉次乾侯者再居鄆者四所以奔走往來于道路者冀以求納也初魯之臣子亦意其復國故未忍絕之所以待公者猶若在國然然而齊晉終無意公亦遂絕望自鄆潰之後遂茫然無所歸因止于乾侯故每歲書公在乾侯以明公內爲强臣所逐外無大援見納卒爲旅人死焉薨于乾侯著不復國也

# 春秋集註卷三十六

定公一

元年。

公雖即位在六月。然亦統此歲也。故即稱元年。不書正月者。是時季孫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公尚未立。國未有君以承王朔。故略而不書。所以黜强臣而存公室也。

春王正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秋之法。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乃不受功。苟莫之討。則諸大夫不聽于一正。事不成矣。然韓不信不請于天子。以陪臣而敢擅執諸侯之大夫于天子之側。亦可謂無忌憚矣。此履霜之漸。故稱人以貶之。不言執于成周。而曰京師者。自諸侯言之。以明天子在是也。蓋天子所居。自諸侯言之。則稱京師。魯君臣朝聘。皆稱如京師。是也。自周言之。則以地名爲別。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是也。景王以前都王城。因謂王城爲京師。至敬王始都成周。則謂成周爲京師。故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王都。則亦自周而言城成周。及晉人不以王命。執仲幾于成周。則自諸侯而言京師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公薨至今半歲餘矣。季氏不以國君喪禮迎之者。謀廢公衍、公爲、而立定公故也。立衍、爲。則不利于季

孫者也。是以詳著其日。以見魯國臣子忽慢無君之甚。

戊辰。公卽位。

凡卽位不日。此書日者。非正月朔旦故也。國家不可一日無君。昭雖在外。猶魯君也。自薨至今。統紀之絕。若是其久也。故聖人日以謹之爾。季氏旣逐其君。君薨又不卽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公子宋。宋于授受之際。不擇所處。汚于僞誘于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卽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旣爲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在易漸之象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豈有進不以正而能正邦者哉。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昭公薨于外。凡半歲餘。始以喪歸。今歸及周月而遽葬。葬于墓道南。是終不同乎先君也。見魯之臣子無恩于先君如此。儀容講明曰昭。此又其臣子私謚也。

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立煬宮。

昔季氏行父嘗立武宮矣。煬公比武公尤遠。蓋伯禽之子。廟毀久矣。季孫意如之逐君也。懼而禱焉。昭公薨。季氏以爲應。遂爲之立宮。蓋季氏用此欺人。若曰昭公之死。鬼神實貶之也。春秋誅其意而微其

辭。但書立煬宮而季氏行事之迹自可見矣。此之謂世濟其惡也。而公從之。公之惡可知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建酉之月。隕霜殺菽。害于民食。是異而且災也。五行志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則知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强者。天意若曰、加誅于强臣。而殺菽者。微見季氏之罰也。是時季孫强甚。故大雩而隕霜雨暘寒燠。爲之失序。

二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魯僭久矣。今天示災。故因而著之。與郊牛之傷同義。所以正天下之大典也。然兩觀設于雉門之上。但書雉門災。則知其及兩觀矣。必書及兩觀者。所以重著其罪。此聖人之深意也。

秋。楚人伐吳。

吳人致楚師來伐己。遂敗楚師于豫章。但書楚人伐吳者。以囊瓦見誘而敗。乃所以惡吳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不言作。凡言作者。改舊制而增大之也。魯僭天子之禮。天示變以警之。今習舊而

不知以爲非遇災而不知以爲戒乃更作而新之反加其度焉是魯之僭竊終無已也聖人特書曰新作重著僭竊之罪自在定公而不在先君也定公覩變而益侈如此無怪于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微辭至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自有嫡嗣而季孫意如上不請于天子乃專立定公公爲逐君者所立聞音怒而往朝焉晉問其故且以緩朝見辭是以公臨河而不濟也公之進退皆失矣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葬邾莊公

七月而葬慢也僭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春秋之季大國日亢小國日侵兵力勝而禮敬亡故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著晉之輕魯也此書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著魯之輕邾也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則其微弱可知義見昭十一年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陳惠公立二十四年其子柳立是爲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蔡人不勝楚之凌虐乃使告于諸侯首能伐楚者蔡願爲之先鋒晉侯于是合諸侯于召陵以救蔡伐楚也夫楚恃其强侵害諸侯晉人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未及于楚境而還故書會于召陵侵楚者以見諸侯不振不能救蔡伐楚也卒使救蔡伐楚之功歸于吳此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是也夫晉爲盟主大合諸侯十八國之衆天子使大夫臨之可謂盛矣乃不能攘夷狄之患而吳以一國之師敗之此見中國衰微之甚也召陵近蔡地會兵于此而欲伐楚著其師之不進也故書侵以罪之是時晉荀寅求貨于蔡蔡人弗與遂辭不進晉是以失諸侯中國遂大亂吳子主黃池之會自此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不預于召陵者與楚故也與楚者不受晉令也故晉因使蔡滅之蔡屢爲楚所滅今而舍楚不易矣晉侯不能恢宏霸業求所以服楚而保蔡從蔡侵楚固已失之一沈子不能容而殺之歸惡于蔡是重楚人怒蔡而易晉爾蔡雖齊桓之世不深卽中國非不卽中國也國近楚有畏焉不能保其無他也昭侯毅然棄之蔡計則失蔡意則可嘉乃復爲此舉嗚呼使昭侯而知保國則必悔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此召陵之諸侯也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亦會盟異處而不言公及此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何也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特書公及

杞伯成卒于會

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杞悼公立十二年世子乞立是爲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而自立是爲僖公

六月葬陳惠公

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子辭會可也雖不得已于晉令而齊亦止使國夏來爾況召陵之役不成于伐楚是以君子惡之且因魯往會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許遷于容城

自葉遷也至是蓋四遷矣其微弱可知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晉以伐楚召諸侯而以會致者見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

召陵會罷而卒則知皐鼬之盟以疾不預也不曰劉子卷者非列國也先王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

此三代之禮所最重者也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

葬杞悼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楚人圍蔡

以召陵之會諸侯見侵且爲沈子故也然此楚子也貶而人之者楚子以一裘之故拘蔡昭三年此無道之甚也然蔡昭惜一裘之微受譖幾死歸而謀伐其不量力亦已甚矣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者以魯方與之會而特往葬之且著其僭也凡大夫卒以字配謚如祭仲夷伯之類是也劉卷雖天子之大夫豈可僭稱公乎雖天子賜之謚而稱之亦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春秋摟諸侯以伐諸侯者皆不言以以者彼非起意于用兵而我行其意也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棄晉而求救于吳吳子初立無意用兵而蔡侯以之戰焉遂敗楚師于柏舉柏舉楚地也其不以楚決吳戰者不使楚爲主也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故以祭主之也稱吳子者善其能佐中國而攘楚也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救蔡伐楚而吳子救之伐之此晉吳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自是諸侯大小皆

宗于吳矣。

楚囊瓦出奔鄭。

此柏舉之敗將也。書奔鄭者。罪鄭以中國而主夷狄奔亡之臣也。

庚辰吳入郢。

郢本先王之建國。而楚之先。僻在荆山。厥後强大。出幷諸侯。遂滅郢而都之。今吳入楚都。而曰入郢者。聖人不與楚人之滅郢。故因吳人之入而存先王之建國也。與詩存邶鄘二國之風同意。夫吳子救蔡伐楚。斯可善矣。然而至于入郢。則吳之志乃不爲蔡也。伍子胥復讎之故也。舉吳國而爲匹夫復讎。故乘囊瓦之敗。長驅入郢。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聖人又惡其乘人之敗而深爲利。故反其狄道而稱吳。又謹而日之。疾其已甚也。夫楚自春秋以來。肆禍于中國。尤甚。觀其恃甲兵之利。乘時竊號。斥地數千里。以吞以噬。驅逐迫脅魯衞陳宋蔡許鄭薛之君。望風畏威。惟其指顧奔走之不暇也。齊桓晉文。舉中國之衆。傾中國之力。止能一盟屈完于召陵。敗得臣于城濮。爾二霸既往。天下諸侯莫有能與抗者。惟柏舉之戰。吳能勝之。夫柏舉之戰。囊瓦既奔。吳人長驅入郢。汚其妻。夷其宗廟。慘烈不道。甚于水火。蚡爾楚昭。僅以自免。此吳之盛也。自是諸侯大小罔不俛首與吳爲會。而中國愈不能抗。至于黃池之會。吳子主焉。而春秋于是乎終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夏歸粟于蔡

患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也春秋之世相攻相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未嘗供職貢于天子至使天王有求于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援而敗楚入郢故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罪之也

於越入吳

吳在喪故也嗟夫闔閭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入吳意有所逐而憂有所忘矣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惡輕而戒動也按昭五年楚子以諸侯伐吳而越人已見于經至此及十四年至哀十三年皆書於越何也越人自名曰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則以中國君子之辭言之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則以其俗之辭言之越始稱人以其慕中國之義也改稱於越者惡之也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而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又入吳若爲楚復讎者是以君子惡之以其本俗之辭謂之於越與漢書於越同義蓋於于越粵皆發語辭經書於餘丘亦卽其自稱書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季孫宿之孫悼子紇之子季平子也其子斯嗣是爲桓子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此叔孫婼之子叔孫成子也。無見于經。而卒之者。著叔孫之有後也。子州仇嗣。是爲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以四年之伐未得志故也。兵益憤。義益不勝。是以君子惡晉焉。

六年。

是年冬。天王避儋翩之亂。處于姑蕕。而經不書。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此見楚之弱也。夫鄭許之怨舊矣。小大之不侔明矣。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于四遷。而楚不能爲之強。而鄭游速以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則弱矣。而亦已甚焉者也。故謹而日之。豈非楚人累敗于吳。故鄭因乘許之微弱而肆其暴耶。許男不死于位。故名之。

二月公侵鄭。

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保囊瓦滅許。故晉命公興師而討之。以其爲晉出師。故書侵以罪之。是時季孫斯初嗣卿位。陪臣陽虎執國命。又迫于晉命。進退皆不由公也。

公至自侵鄭。

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爲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如晉聘且獻鄆俘陽虎强使仲孫往報夫人之幣夫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爲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凌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祁犁私與趙鞅飲酒范鞅言于晉侯之執之稱行人言不當執也晉自是失諸侯矣

冬城中城

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三家張矣公之所有者中城而已又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于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何哉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仲何爲哉

# 春秋集註卷三十七

定公二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兩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二國相約叛晉

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

以者行其意也齊侯召會于衞衞侯欲叛晉而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衞遂叛既書行人而又書侵所以著齊侯之奸詐也結稱行人明其叛所當執也夫衞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爲有罪矣而衞之無良又甚焉

齊侯衞侯盟于沙

執其行人而求盟是劫盟也何有于信哉

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也。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見旱之甚。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于我也。公加兵于齊。則無名矣。是時魯政不復在公矣。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于公故也。春秋因而欲見公之舉動。書至自侵齊者。侵齊本出于三家。而三家者欲歸怨于公。故未踰時而致之。且爲下復侵齊起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踰月之間再曰侵齊。雖三家者之所爲。然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

見之。

曹伯露卒。

此曹靖公也。自曹悼公卒。其弟聲公野立。五年。而其弟弒聲公而代立。是爲隱公。隱公立四年。而其弟露又弒隱公代立。而經不書者。習亂故略之也。凡立四年。其子陽立。遂爲宋所滅。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按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卽位。未嘗修好于齊。故齊比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晉將來救。而齊師已退。故公出而逆之于瓦。瓦、衞地也。不書救者。齊師先自退。不因晉救之至也。不以會致者。公非出會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

鄭伯與齊爲鹹之盟。衞侯與齊爲沙之盟。二國皆爲齊而叛晉。晉以是先侵鄭。復侵衞。所以絕齊之與國也。夫晉不聲其罪以行天討。而士鞅專用其兵。又不能取服。故兩書侵以罪之。

葬曹靖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九月葬陳懷公。

此特書月又著其簡。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衞。

爲晉伐也以其爲晉與師故書侵。

冬衞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盟叛晉也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衞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從順也不曰順者其事順其意則非故變其辭曰從也夫魯祀之不順多矣武公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當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爲一公設也然不舉所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時宴祀其事可醜出于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當是時魯國之政季氏專之季氏之室陽虎有之魯之君臣拱手聽命無敢誰何此孔子所以歎陪臣執國命而知三桓之子孫微矣彼陽虎所以濟其奸謀者必有

所挾故因人之所欲者而假譽焉以魯祀之不順久矣舉國之人皆以爲非然百餘年間莫或釐正陽虎一旦去之自謂足以借譽于國人而己因得以肆其亂是爲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是虎之謀去三桓意若可善而其事則亂也其祀雖順而非所當祀也夫祀者國之大事而亂臣賊子得以專其廢舉處其升降聖人但書從祀先公而意皆可見矣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奸僞之迹禍亂之變彼得假託以濟其私者豈特一陽虎而已哉宜聖人之丁寧如此

盜竊寶玉大弓

明堂位以大璜爲天子之器大弓爲天子之戎器蓋成王以是賜魯是先君之分器也周官天府之職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所竊則國亂無政可知矣是時公室卑三桓弱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將殺季桓子不勝而出故因從祀先公竊取寶玉大弓以行聖人以國之分器藏在宗廟非陽虎所宜有又不欲陪臣得奪而莫有抗之者故書曰盜竊凡盜竊者人皆可得而執之也

九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四月戊申鄭伯蔑卒

鄭獻公立十三年卒。其子勝立。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陽虎徐思其不義。又國之分器無益于用。故使來歸之。以解衆也。若實書盜歸寶玉大弓。則是見盜不禽。非復成國。故祇書得寶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盜竊之罪。于誰責而可乎。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而葬簡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據左氏。則是齊衛二君同伐晉也。而書曰次者。春秋傷中國之衰而存盟主也。王道廢。則存王霸業替。則存霸。公室微。則存公。此春秋撥亂之志也。是以春秋之初。不書伐王。春秋之季。不書伐霸。至是知晉之不足與。而齊衛二君未可以深罪也。故稱其爵。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哀公立三十六年。世子蚤卒。乃立世子之子。是爲惠公。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魯與齊平故書及蓋平八年再侵齊之怨也然則魯已叛晉矣孔子何爲相之耶曰是時晉已不能主諸侯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可以有爲之時也而孔子已用于魯務崇德矣與大國爲鄰而連兵不已則無以崇德故與齊平然後國可以靖而文德以修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及齊平故也以傳考之夾谷實盟而齊侯使萊人劫焉非義也是以微之不志于經也

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故書至以危之

晉趙鞅帥師圍衞

報五氏之師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以禮卻齊齊人愧服故歸三邑以謝此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蓋其致之有禮文故也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葬自有之讙龜陰亦魯田始失不書義見哀八年夫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大譬如千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揚子曰孔子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惜乎魯不能終用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

邸叔孫氏邑也。公若藐爲邸宰。州仇有怨于藐。使其馬正侯犯殺之。不能。又使其圉人殺藐。故犯懼而以邸叛。書二卿帥師圍邸。著家臣專有大夫之邑也。家臣專大夫。此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自隱至昭十世。而季孫意如逐昭公。自季文子至桓子五世。而陽虎遂囚桓子。陽虎事季平子。至囚桓子。不克而亡。歷昭定纔二世。而孔子有十世五世三世之辨者。蓋以魯約之而已。非專指魯也。自公室而言。則宜至定爲九世。自大夫而言。則文子至桓子爲四世。言三桓之子孫而不言陪臣者。蓋孔子所致意以戒者。尤在公室而不在大夫。故再見之。皆據春秋而言也。二卿帥師圍邸而不服。卒用反間以出叛人。而後國安。于此見孔子雖未去司寇已弗用矣。故再書帥師圍邑。帥師圍之弗勝。所以著家隸之强。國政紐也。不書齊之致邸者。弗予齊致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樂祁犁死于晉。晉人止其喪。以求成于宋。宋使樂大心盟晉。且逆祁犁之喪。大心僞辭疾。于是祁犁之子訴于宋公而逐之。故以自奔爲文。然辭使非大譴而讒言乘之。罪累上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奪地之馬以與向魋地乃挾魋而奪之公弟辰使地出境以爲君禮于是奔陳而公弗止焉不書弟者罪不專在兄也

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三國皆叛晉而會于此者蓋結謀也晉德之衰可知矣然春秋卒爲晉諱者以齊景公不足以定霸故也非王道成不易王非霸道立不易霸此春秋所以定天下之本也霸統在晉已久久則難承矣聖人不忍輕絕之也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之會歸我鄆灌龜陰田侯犯以邸奔齊齊又致邸是以叔孫州仇如齊謝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以公子地故爲二卿所帥故書暨暨者以彼及此也夫國君必有左右大臣以輔其政今宋卿大夫或奔曹或奔陳數月之間五人逃去則君孰與處矣蓋宋公寵一向魋而暴虐大臣使骨肉離散相牽而去故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以譏之辰之勢力能使大臣挾之以去君則其寵任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始辰之出奔非其本心爲佗彄地所彊故書暨今入于蕭以叛則惑于三子之言而變其初心故書及

始奔書曰暨。恕其不得已也。叛而書曰及。及猶汲汲然。辰欲之矣。蓋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辰既出奔。又聚合逋逃之徒。藉陳之力。入于蕭以叛焉。甚矣。人心之難于善也。今既不能違三子之謀。則其爲首惡也何逃。殆習見魚石、華亥、華寧向定之事。而不知其爲非也。然必曰宋公之弟云者。以明宋公寵任之過。不能親親以致。然亦見辰之本心非有叛意也。而三子彊辰以叛。與首惡者無差。故同書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春。四子入于蕭以叛。而宋公不能討。至是。大心亦入于蕭以從之。爲其從叛人。故不復書叛。此五子者。大爲宋患。由宋公寵以向魋故也。然則爲人君者。豈可偏有所寵哉。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且復著公之叛晉也。

叔還如鄭涖盟。

魯與鄭盟。則是同叛晉矣。鄭未來盟。而魯往涖盟。則魯衰可知。又見晉定公霸業衰甚。故諸侯多叛。

# 春秋集註卷三十八

定公三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薛襄公立十三年卒其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春秋書薛卒者三而書葬者二不日不月略之也且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魯懿侯犯之難以其險固恐爲國患故墮之墮邑而至于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前此未有墮邑之事墮邑亂之至也傳以爲是時孔子爲魯司寇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乎墮郈墮費蓋以墮郈墮費爲孔子之功是不然魯以大夫專國政不臣諸侯陪臣專家政不臣大夫上下循習之所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正其本而已矣諸侯正則大夫正矣大夫正則陪臣正矣何城池兵甲之患哉惟季孫叔孫不知出此故墮郈墮費所以譏也而傳反歸功于孔子亦不思之甚矣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諸侯同叛晉而齊不能一之衞之伐曹亦自適己事而已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昔者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求曰顓臾固而近于費孔子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今焉費叛豈非蕭牆之內歟公山弗擾帥費人以攻魯魯人伐而勝之始墮其城然弗狃之叛召孔子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孔子之意謂天下叛周矣不狃而叛季氏亦奚足憂而能用我使不狃而興東周是不叛也然則孔子之旨遠矣仲由所不知也

秋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晉也故謹而日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公至自黃

以叛晉故危之

十有二月公圍成。

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無復先王之制矣夫先王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十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今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魯國之政在大夫故三家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而恃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乃至屢圍而不克遂帥師墮之叔孫既墮郈矣季氏既墮費矣孟氏將墮成而其臣不服至是公親圍之亦不克墮故經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獨書公圍成者著公之弱甚不能墮成也三子能墮郈墮費而公不能墮成則知公室凌夷而政在三子矣爲國家者可不慎于禮哉

公至自圍成。

國內而以圍致者魯蓋視成如敵國矣此制國外重之戒也夫君行而至必書法所當爾也然春秋書至或以會或以地或以侵伐蓋以時君輕肆出入無度舉非王命動非民事踰時歷歲宗社無主朝廷無政長途之中事變莫測故公行凡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者八十有二皆危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下之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及戎盟于唐十六年會諸侯伐鄭始于此致焉蓋桓公弑君自立敢外交夷狄又助簒伐鄭踰年始還故危之也莊僖會盟最數而無致者時齊侯外

攘夷狄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君之出無他虞也惟牡丘之盟過三時淮之會踰年故致爾成襄之間齊楚爭霸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鮮不致焉及會于蕭魚之後楚雖稍息然中國皆大夫專政魯亦有三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秋之世公出罕有不致者此雖伐邑亦致焉可謂危亂之世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衞侯次于垂葭

二君以師伐晉而書次于垂葭者與九年次于五氏同春秋書次者十有三意各有所主不可以例推也晉至定公于是乎失諸侯春秋崇霸主所以撥亂而反之正也其意深矣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築蛇淵囿囿者所以養禽獸以待田獵也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爲哉魯既叛晉而三桓至是日懼人之圖己故數蒐焉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衞比伐曹者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據士背君曰叛鞅殺邯鄲午固有罪矣范中行氏特以姻親之故與師以攻鞅故鞅入晉陽以拒之因

與晉陽之甲。託辭以逐君側之惡。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故聖人正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而專土興兵之罪。然鞅入晉陽。由范中行氏始禍。不書者。亦以入朝歌叛爲重故也。晉政如此。何以主諸侯耶。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二子因攻趙氏。幾亂公室。鞅既奔晉陽。荀躒言于晉侯。請皆逐之。二子反以兵攻公。不勝。遂入于朝歌以叛。以趙鞅之罪較之。則二子之情尤不可恕。

晉趙鞅歸于晉。

此蓋二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者。故許之歸也。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叛者、人臣之大惡也。脫使鞅所以初入晉陽。本拒范中行氏。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輒據土興兵。此豈可赦乎。使後世亂臣賊子敢稱兵犯闕。以除君側惡人爲名。而實欲脅君奪權者。皆先儒啓之也。可不辨乎。況衞孫林父亦書歸爾。何善之有。

薛弑其君比。

始志薛故見魯之衰矣。稱國以弑者。罪在嗣君也。蓋惠公夷嗣立。

十有四年。春。衞公叔戌來奔。衞趙陽出奔宋。

趙陽者。公叔戍之黨也。戍富而驕。衞侯惡之。又將去夫人南子之黨。反爲夫人所愬。幷其黨逐之。此自取之也。故以自奔爲文。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欲背楚事晉而絕陳好。故楚與陳帥師滅之。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國爲重。而頓子以不死位爲重也。陳公孫佗人專兵以助强楚。滅諸侯之國。又執其國君歸。縱或歸于楚。其罪等爾。故謹而日之。蓋春秋但從重而論。不必見其所歸之國也。頓子見獲。故生名之。

夏。衞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衞靈之無道也。沈耳于閨。以奔其世臣。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敗吳者。憂辭也。曷憂乎諸夏微而楚張。楚微而吳張。吳張而於越爭。於越而能敗吳。雖曰蠻夷自斃。而中國則可憂也。其憂奈何。王室不綱。霸者不作。而蠻夷交熾。諸憂之憂也。吳伐越。越使罪人詐吳而敗之于檇李。吳子光傷而卒。按吳敗六國之師。書胡子髡沈子逞滅。此不書吳子光滅。仍也。吳子傷而自卒于陘。非若沈胡二君即死于兵也。于是光之子夫差立。而不忘報父讐。光亦稱闔閭。觀闔閭玩兵滅身。亦可以爲殘民滅國者之戒。

公會齊侯衞侯于牽。

牽衞地。三國同救范中行氏。兵襲首而經以會書者。惡其襲霸主也。

公至自會。

不以牽致三國會故也。會則以地致。且惡其襲首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亦叛晉矣。

天王使石尙來歸脤。

古者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脤者、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謂之脤。以賜同姓之國者。所以同福祿也。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于諸侯。今敬王有事于社。魯未嘗有敵王所懷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尙忽爲是舉。雖天子損禮之甚。是猶有盛王之意也。聖人于周眷眷如此。故使使歸脤以見焉。曰天子之在惟祭與號而已。

衞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爲南子所譖而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著衞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害世子之意。亦已明矣。而靈公信其譖言。不亦蔽乎。雖然。蒯聵則不能無罪者也。其罪奈何。人子之處頑嚚則有道矣。不至于以弒見誅也。此亦蒯聵有以致之也。

衞公孟彄出奔鄭。

比年志公孟彊帥師此衞國用事之卿而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逐之非其罪也夫衞國一歲之中其卿大夫凡出奔者五人而衞侯獨與南子處此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懼逃之謀來奔魯故復書宋公之弟存其本心所以罪宋公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大蒐皆不書公者非公所主也三家者以公爲名而行其私意也下書邾子來會公則知凡蒐狩皆與衆共之雖不言公公在焉可知也然則公狩于郎公及齊人狩于禚皆特書公何也此又專罪公也比蒲之蒐三家之事故特言會公以別之此與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來朝而偶與公爲會耳

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助范中行氏故懼而城此二邑也此年不書冬無所終也公元年無王至是而著無所終者次年哀受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去年所以會公比蒲者欲因來朝正故也邾之微弱可知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食角所食非一處也夫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郊可也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昭二十四年胡爲楚伐吳吳敗其師而殺胡子髡于是豹立而背楚遂與諸侯會于召陵以侵楚吳之入郢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人至是滅之而以其君歸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故楚子稱爵而胡子稱名又謹而日之

夏五月辛亥郊

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然則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非禮可知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死所不正其終也嗟乎定公立十五年豈不欲政自己出權不外奪乎而卒不能者以其愚蔽故季氏立之爾夫季氏藉祖父之勢僭有國柄一旦制在陽虎僅而脫禍公不能乘其衰微尊任聖賢以自固則公之愚蔽可知矣是時季孫創艾禍難勉用孔子而齊人章章歸其侵疆則公與季氏豈不知聖賢之可以安國而取棄焉卒之齊人歸女樂君臣共觀之遂廢朝事而孔子行蓋公之愚蔽如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左氏謂謀救宋而不果。然其文意乃與五氏垂葭同。

邾子來奔喪。

天王崩。諸侯未有奔其喪者。今來奔魯喪。可乎。特畏三家之強而求說于魯耳。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乃定公之妾而書者。蓋以其爲哀公之母。而以夫人之禮喪之故也。然哀公乃未踰年之君。則其行喪禮不可加于母。子未成爲君。故母亦不隨例稱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九月。滕子來會葬。

此亦畏三桓故爾。于定公何有哉。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安民大慮曰。定此臣子之私謚也。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爲雨止。而不克葬者。見無備之甚也。義見宣八年。然彼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于昃矣。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甚矣。君子之于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者。所以寧親也。乃者、難乎而之辭。乃克葬者。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未成夫人但以夫人之禮葬耳然魯夫人之葬未有加以其君之謚者此妾也而加以其君之謚非禮之甚也況襄四年葬我小君定姒是襄公之母也又豈可同謚乎

冬城漆。

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叛人而取其地今將伐邾故又勞民城之以爲備譏其進所當城而城也夫國再大喪始葬又勞民如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 春秋集註卷三十九

哀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以諸侯之師不能伐吳而但圍蔡則楚之衰可知矣其圍蔡報柏舉也夫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求得志于大國是益禍也其見報也宜矣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此復見者蓋鄭滅之以爲附庸楚復立之也隨世服于楚不通于中國吳子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故聖人因而序于經以見當時蠻夷之專肆如此

鼷鼠食郊牛

定公末年哀公元年連書鼷鼠食牛之變則知魯之郊禮歲一行之餘年皆以常事不書也此不言所食則所傷非一處然牛亦不死也

改卜牛

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

夏四月辛巳郊

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春秋書郊終于此矣。

秋。齊侯衞侯伐晉。

五氏垂葭之役。聖人書次以存晉。晉至是而益衰。聖人不復以盟主待之矣。書曰齊侯衞侯伐晉者。見霸統之絕而受諸侯之伐也。以傳考之。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衞首惡。故沒魯而略鮮虞也。夫范中行氏者。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又豈能主諸侯乎。無惑乎齊侯衞侯之見伐也。蓋晉定公召陵之役。不能得楚。而蔡昭公以吳子勝于是齊鄭衞背之。已而我睦齊鄭。宋人效之。俱叛晉者也。文公之業掃地盡矣。又十有二年。而吳人爭長于黃池。雖欲爲成景悼厲之世。且不可得矣。悲夫。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踰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久矣。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定公之薨也。邾子來奔喪。非能行禮也。知三家者欲幷其地。故事魯不敢不恭。此其情也。然卒不免。故元年伐邾。至是三卿同伐。而取漷沂之田。此三家之意也。且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今三卿又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因及沂西田。然則三卿之專強貪暴如此。故列數之。以重其罪。入春秋來伐國取邑者

多矣。未有伐國取田者也。襄十有一年。作三軍。則魯公之民歸于三家矣。尙有中軍爲公之肘腋也。昭五年。又舍中軍。則魯公肘腋之兵。盡歸于季氏矣。故昭公見逐。凡八年而後死于外國。定公既立。不能誅季氏。反聽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幸而終于位者。非季氏不欲取其位也。諸侯服周公之德。而尊其後嗣。三家雖有無君之心。而畏諸侯之義也。當哀之時。祿去公室。蓋五世矣。三家盡分魯國之土。而兵其民。專其賦。故書曰。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是三卿各專其師。同伐乎邾也。句繹、邾地。故爲小邾所取。三家既得田。遂許受其盟。故書及以罪之。然三卿伐而二卿盟者。季孫臨之。叔仲畋之。是季孫之汰也。自謂猶君矣。其卑邾亦甚矣。故謹而日之。是時魯政不復在公矣。皆三家者之所爲也。故詳志之。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

衞靈公立四十二年。時世子蒯聵以南子之故。出奔在外。南子怨之。不召。乃立蒯聵之子輒。是謂出公。

滕子來朝。

公新立故也。此見滕之微弱尤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戚、衞邑也。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蒯聵雖奔。靈公未有廢之之命。雖嘗欲立郢。亦不果也。今靈公卒。衞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所以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

得而亂皆息矣。奈何更待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凡奔者在外。非有國逆不可入。故趙鞅帥師納之。其言納衞世子者。明所納者正也。異乎趙盾納捷菑于邾而貶稱人也。其言于戚者。見衞已立輒矣。蒯聵爲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衞也。聖人惡輒貪國叛父。逆亂人倫。以滅天性。故方其適衞也。衞君待子以爲政。子路問之。子曰。必也正名乎。于是孔子不得政。嗚呼。孔子而得政。必將復世子矣。奈何雖由而亦以爲迂耶。國人子是拒世子。曰先君之命也。豈知君子之于國也。雖其先君之命。苟爲非義。君子不從也。然輒已立矣。將若之何。曰。曉輒而後立世子。不遂先君之失。而父子定。不愈于爭乎。爭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今輒以世子之子得立。反拒世子蒯聵。稱世子。而反不得立。得爲正名乎。由此言之。蒯聵廢。則輒不當立。輒立。則是蒯聵不當廢。故輒當致國于蒯聵。豈可以子拒父也。聖人于蒯聵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所以篤父子君臣之大經也。不然。貪國叛父之人。接踵于萬世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晉趙鞅遇鄭師于鐵。而與之戰。故書晉及。而不書伐。特以兩國之卿自帥師共戰爲文也。書鄭師敗績者。善晉勝也。晉雖失道。而藉文襄悼公之遺烈。天下猶忻嚮焉。是以晉一有勝。則君子喜而存之。庶幾復振。此憂世之仁也。

冬十月。葬衞靈公。

七月而葬。父子爭國故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滅州來。而蔡已降于楚。復背楚而請遷于吳。吳人許之。故以自遷爲文。今壽春府下蔡縣是其地也。初。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被誅。成王復以封其子仲焉。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卽州來是也。州來本屬楚。蔡以畏楚求遷。而反遷于楚地。故國人皆不欲遷。吳人怨其不時遷。而以兵襲之。故蔡人以駟本謀遷。因委罪于駟而殺之。所以先書蔡遷後書殺駟也。夫蔡之禍。生于玩裘而成于遷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豈謂是耶。吳楚之貪殘無道。則又何誅焉。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

春秋書圍外邑。則各繫其國。今齊圍衞之戚。何以不繫之衞。主曼姑也。主曼姑。則何以齊爲兵首。以曼姑之義不可圍也。先儒乃以輒之拒父爲尊祖。以齊國夏衞石曼姑之圍戚爲霸討。嗚呼。起後世亂人倫賊父子之教者。蓋此言也。且蒯聵不過以疑似之迹奔逃于外。以待父之察爾。父子之恩未絕也。輒爲蒯聵之子。豈不知之。況人子之事親。當致之于無過之地。今見蒯聵出奔在外。而遂以其父爲罪人。則輒之爲人子。已不免乎罪矣。況又據國而拒其父乎。昔孟子論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輒之爲人子。能致其親于無過之地。若此可也。今反以己之大夫會外大夫。帥師以圍其父。

則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皆自此絕矣。夫曼姑以臣圍君。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待貶絕而罪惡可見。齊國夏帥師以助之。故特重其罪。以爲惡首。且齊既與晉爲仇。若蒯聵入。則衞從晉矣。此齊人所以助輒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地道安靜。以震爲異。故謹而日之。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何以不毀。三家者存之也。僭天子也。三家者出于桓而立于僖。故私之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是時三桓子孫方盛。君子于是乎知有天道也。不書及者。不嫌乎一處也。若雉門兩觀。則不可不書及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懼晉。故城啓陽爲之備。以所城近敵。故帥師焉。二卿帥師。有所畏也。自是連年四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本屬宋。既而叛之。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此意如之子季桓子也。庶子肥嗣。是曰康子。夫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

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蓋君之遇之也重則其報之也亦重君之遇之也輕則其報之也亦輕春秋之時君遇臣之禮不止于薄也或專放之殺之矣臣事君之道不止于欺也或馘逐之弒之矣聖人痛君臣之兩失也故于魯大夫書卒者三十不卒者十有七蓋小見其意焉非特記君恩之厚薄臣之終始也其書卒者或親臨之或賻贈之恩及之也其不書卒者或出奔或不親臨或賻贈不加恩意不及亦或卒于春秋之後也如公子翬弒逆也慶父僑如臧孫紇公子慭皆出奔者也其他或恩不及或在春秋之後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馴之黨也放大夫者國也而稱人者眾人逐之放有罪也其放之于吳是召亂之道也厥後蔡亂以公孫氏豈獵之黨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秦惠公也詳志日月見恩禮之厚也其子悼公嗣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已受盟于句繹今二卿踰年而渝之是自敗其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自是盟不足恃春秋弗志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爲文公。此蔡侯申于文公爲曾孫。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周人以諱事神。必有一誤。此蔡侯申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復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國君未有爲盜殺之者。此書盜殺。見變亂之極也。公孫翩者。又何足錄哉。故直書盜以絕之。而不曰弒其君。蓋絕無臣子之義。故不列于君臣。又甚于闇者所以恕蔡侯而深惡夫弒君之賊也。申立二十八年。其子朔立。是爲成公。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人以其盜黨。逐之而不殺。故以自奔爲文。其奔于吳者。以公孫獵在焉。

葬秦惠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宋人執小邾也。

天下無霸。强得凌弱。故宋得以執國君而無所忌者。蓋鬬霸也。執非其罪。所以貶而人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皆盜黨也。其黨或奔或殺。則知弒君之盜已得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據左氏。楚人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晉人僞卜裂田以子蠻子。使蠻子聽卜。遂執之以畀楚師。夫

諸侯有罪。方伯請命于天子。問其罪。然後執而歸于京師。正也。諸侯有罪。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罪尙可容。若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諸侯執諸侯以畀諸侯。其罪尤重。若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今晉爲中國盟主。而執戎蠻子。苟得其罪。則獻之天子。猶之可也。今旣專執之。反歸于楚。以君臣言。則楚爲君矣。以强弱言。則楚爲霸矣。舍周事楚。不足主中國之諸侯矣。此晉所以不足與。而諸侯皆棄之也。

城西郛。

城其西之一面以備晉。故役民力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周自克商之後。凡封建諸侯。皆使立亳社。顏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人君常思敬愼、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左氏襄三十年傳曰。或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然。則諸侯皆立亳社矣。閔二年傳曰。間于二社。爲公室輔。杜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之兩間。朝廷執政所在也。凡亡國之社必屋。書亳社災。見其不知戒。故謹而日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國亂。故緩也。春秋于定哀之際。錄昭公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于楚。凌

夷至于末季而昭公乃鋭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公之不幸而爲之數見于經也使昭公出于晉悼之世其功烈當如何哉

葬滕頃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伐宋者以求宋也求宋者何晉侯失霸宋人鬬之齊人爭之是以伐而求之得宋則霸可圖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不受蒯聵且助范中行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景公之不霸也有由哉晉以君臣興兵而齊乃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乃爲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是以君子知齊景之國之將亂也景公立五十八年其世子蚡死又疾屬陳乞立其少子荼于是鞏公子皆出奔而公子陽生來奔魯不書者非以罪出故也

冬叔還如齊

使卿弔且會葬非禮也
閏月葬齊景公
喪不計閏其以月數者計閏可也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六年春城邾瑕
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則知邾益微弱魯以不義强城之也聖人因其城而復繫之邾者不與魯之擅幷人之土地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治范中行之亂也
吳伐陳
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不來吳人怨之今伐陳者修先君之怨也聖人惡吳人侵暴中國故狄之而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二子從先君之亂命廢長立少既又不能全其嗣君而陳乞將立陽生故先出奔夫二子以國難不勝而出與他奔異矣然不死君難故亦書出奔以示貶
叔還會吳于柤

叔還聘于吳。吳子自伐陳。還至柤。而叔還遂致命焉。以會書。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此楚昭王也。昭王委政囊瓦。寵費無極。使賢人誅戮。諸侯怨畔。入郢之禍。宮汙冢發。幾不免其身。迄得反國。而卒于位者。國有一申包胥也。凡立二十七年。其庶子章立。書楚子卒。義見宣十八年。

齊陽生入于齊。

陳乞使召陽生于魯。將立之。不書自魯者。魯無助也。繫陽生于齊。而不稱公子者。與小白同義。且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昔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聖人之意深矣。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入而君遇弒。弒君者雖朱毛。而陽生實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逃弒。陳乞爲之。以乞爲首惡。則陽生之罪自見。不然。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而後世奸臣得以肆其詐矣。故春秋書弒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爲。必以禍所從發爲主。所以誅其意也。然觀從召公子比而靈王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弒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强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弒之也。從雖召比。然公子有三焉。比不自立可也。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孺子荼安所置哉。故春秋別嫌明微。不以其迹似而同其誅。非天下之至公。孰能預于此。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卽位以來。四書邾役。積明年入邾之亂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樂髡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

# 春秋集註卷四十

哀公二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衰齊亂故宋公闕霸也不務德而加兵于人非霸主之義故書侵以譏之。

晉魏曼多帥師于衞。

衞侯棄其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故加兵于衞故書侵以譏之。

夏公會吳于鄫。

吳欲霸諸侯公親往會之遂徵百牢魯人以吳爲棄禮必不能霸然其徵令無度乃兵至之兆也可不戒哉會吳不致不專以夷狄危公也會大夫伐小國亦如之。

秋公伐邾。

是時邾已服于吳矣公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孫因請伐邾公弗能禁故直書公以示貶。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入春秋之始自儀父與魯盟會結好凡二百四十年矣今不明過之在我君臣更伐之至于四至于五取田取邑亦云極矣終入其國又執其君以歸雖因其國之漸衰然公一闔閭也春秋隱君之惡故

滅國書取婉而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强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我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況仲尼躬事哀公未嘗不盡禮焉曷不少爲我君隱乎聖人不以無過爲美而以能改過爲美故于人之有惡苟務去之而不積則亦不念其惡而進之矣書伐邾書入邾書以邾子益來是天下之惡也及其歸邾子益于邾則是知其爲惡而能去之矣故于此詳著之而不少隱者乃所以欲見厥後歸邾子之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矣邾子以見獲故名之不言滅者諸大夫請救于吳吳爲之伐魯而公遂歸邾子故也不言以歸而曰以來者內外之辭也不書至者以邾子益來則公之至可知矣

宋人圍曹

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先儒謂將卑師少稱人按經稱人以圍國者凡十有一若皆將卑而師少又豈能圍之乎明年書宋公入曹則知此書人者乃貶之也

冬鄭駟宏帥師救曹

鄭與曹疎矣此所以救曹者非志于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疾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而不書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據左氏曹伯背晉奸宋宋公伐之將還曹人詈之公聞之怒遂命反師滅曹執曹伯以歸焉然則宋公非有志于滅曹而曹自滅之也故此書宋爵又止稱入而已所以罪曹人輕怒以亡其國也

**吳伐我**

邾子請救于吳故此年吳來討焉嗟乎公入人之國俘人之君以致吳師之來討見公不能處已絕亂矣不曰伐我某鄙而直云伐我者吳師加魯國都而盟于城下是以聖人深恥之故沒而不書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嘗屬齊而益又齊之甥也魯入邾而以其君益來遂致齊人亦怒于是賂齊以說之凡內失邑不書蓋不能保其土地人民辱孰甚焉故沒之也若已與之彼以背義而受則書取此年齊取讙闡及宣元年取濟西田是也

**歸邾子益于邾**

益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師吳方圖霸亦受邾人之愬而謀伐我故公懼其復來乃歸邾子以紓國難雖非公之自能悔過遷善然亦因敵國外患而知警懼思變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自保苟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自安矣春秋前書伐邾次書入邾又書以邾子益來不少爲我君隱者以明歸益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杞僖公立十九年。其子維立。是爲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前書取。逆辭也。此書歸。順辭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斯可謂善變矣。然不云歸我者。公既歸邾。故齊亦歸讙闡。非以爲惠也。上既書取。則知此必歸魯。故亦不書來。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簡也。史記。杞悼公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過弒隱自立。是爲僖公。然則僖立不正。而春秋于葬不少貶者。見世亂如杞僖尚且得葬。則諸侯無不葬者矣。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取易辭也。帥而易取。則鄭病矣。鄭罕達之屬有詐瑕者。求邑而無以與之。遂越境而圍其邑。斯用師爲利而不以義。自取喪師之禍。故書取以惡鄭也。春秋以是爲帥師之戒。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伐鄭。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恃歸益之功而恣爲不道。而益亦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國人不君。吳人討而囚之。乃使其大夫奉其太子華以爲政。故稱名以絕之。且先爲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

吳欲求霸。怒齊不服。故伐之。公會强吳伐親鄰之國。是助吳爲虐而致齊之亂也。是時中國無主之甚。蓋自是春不書王矣。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八年。齊侯請吳師伐魯。既而取魯之賂而辭吳。吳子怒。反與魯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人乃退。夫悼公之立。非齊人之志。非衆大夫之謀。特陳乞詐其國人。誣其大夫而劫立之。雖殺孺子。誅鮑牧。大夫國人猶莫之肯君。故因兵難而弒之。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

夏宋人伐鄭。

去年春取鄭師而秋又伐之今雖復有辭于伐而聖人惡其瀆兵不已故貶而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加兵于有喪之國雖討得其罪聖人弗予也故書侵以譏之異乎士匄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與魯接境而公會彊吳伐之致齊侯之遇弒今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其所以久而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葬齊悼公

不及五月而葬簡也以公會吳伐齊故齊弒君以說公雖不廢喪紀往會其葬不足以贖其過故承上文言之且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公孟彄以蒯聵之黨見逐晉納蒯聵齊助出公而反納彄則知逐非其罪矣始彄奔鄭自鄭奔齊至是遂假齊之力以歸焉

薛伯夷卒

不書日史闕文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陳卽吳。不服楚。故再伐之。

吳救陳。

此與狄救齊同義。所以罪中國諸侯也。蓋陳背中國而卽楚。又背楚而卽吳。故致楚師來伐。則吳之救之。非眞能行義也。故不稱師。亦不稱子。直曰吳而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案〕經文公羊作袁頗。左氏穀梁作轅頗。此從公羊。

袁頗爲陳司徒。取于民無制。國人怨而逐之。故以自奔爲文。

五月。公會吳伐齊。

會者。外爲主。吳劫之也。公非得已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因齊國書之見伐。乃再會吳伐齊。而戰于艾陵。不書公者。沒公乃所以貶公也。且書及吳我師戰于艾陵。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于艾陵。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預其貶可知矣。公與強吳伐中國。不可與強吳同貶。又不可以大夫敵公。故徵其辭而獨出公也。其書及書獲。則罪國書也。與

宋華元同。然華元生獲而國書死獲。故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也。國書復繫以國者。與宋華元皆以國事見獲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滕隱公立七年。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衛世叔齊出奔宋。

孔文子以齊淫而欲攻之。故齊出奔宋。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者凡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以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故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譏重斂也。田者、井田也。賦者、財賦也。宣公奢泰。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則又甚焉。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故書曰用田賦。言用田以爲財賦之率也。民到于今受其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此昭公之嫡夫人吳女也。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昭公欲結好彊吳以去三家之權。因

娶于吳。以吳同姓。不敢請命于天子。而謂之吳孟子。當是時。大臣不能匡救。國人不以爲非。而昭公乃知避其名。不敢請命于天子。是猶能改過也。故孔子以爲知禮。而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曰孟子卒。而已。孟子于哀公爲祖妣。不夫人。不薨不葬。不祔廟。著哀公之忍也。觀季氏于昭公之葬。尙欲溝而絕之。況其所娶同姓之女乎。故春秋但書孟子卒。而魯國臣子之罪可見矣。雖周道親親。百世而婚姻不通。而昭公既已尸其過矣。爲之子孫者。豈忍絕之哉。然則如之何。曰。倣諸仲子。別考宮焉。庶乎其可也。

公會吳于鄾。

尋鄫之會。

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

此爲吳故也。按會衞宋于鄖者。不與公之會。所以外吳于中國也。亦所以存內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以處之。于是向巢伐鄭而圍邑。

冬十有二月。螽。

建亥之月。不宜有螽。此著魯歷不得其正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

宋師之在邑也。不設備。鄭罕達因宋師之不戒而取之。亦以報九年雍丘之役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

惡孰甚焉然則出師而不設備者皆棄師之道故春秋著之爲伐國者之戒

夏許男成卒

許元公立二十二年其子結立是爲悼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之會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黃池之會不主晉侯而主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大小震慄皆宗于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元年書齊侯衛侯伐晉見霸統之絕已受諸侯之伐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吳之主中國也不與吳之主中國者存中國也故以晉侯及吳子爲文稱吳之爵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之及所以抑强吳之橫春秋謹嚴其義甚微故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黃池先會而後及乃所以外吳子也按吳自定四年入郢哀六年伐陳夏叔還會吳于相七年公會于鄫八年伐我十年公會伐齊十一年公又會伐齊十三年公會于橐皐皆曰吳以狄之此稱子者復與其爵也夫吳乃泰伯之後與周同姓雖用夷禮而數爲中國伐楚所以伸中國而攘楚者其功甚多此宜春秋之所予而春秋與楚同貶者以其狂僭大號擾亂中國與楚同也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楚以蠻夷而僭稱王罪不容誅幸齊桓晉文相繼抑之是時齊桓晉文雖主夏盟而以中國諸侯之故猶知有周王在焉今吳乃爲黃池之會以主盟中國是二王也將置周王于何地耶聖人自十年吳伐齊之後春不書王以

見天下之無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畏吳之强。無如之何。故乘吳子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吳方爲黃池之會。爭權上國。而於越又乘其無備而入之。自是吳不復振。而越亦僭號稱王。遂入于中國。而天下淪胥。不復知有周室矣。原周之衰。自幽厲失道。王綱紊亂。而禮樂征伐猶出于天子。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及平王東遷。王室不競。諸侯國自爲政。周道陵夷。等于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而楚遂僭竊王號。無所忌憚。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莫不秉大義。以攘夷狄而尊王室。其盟會征伐。必以王命爲首。諸侯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世雖無王。而法猶立。故春秋推王法以絕之。以天下猶知有周也。及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于大夫。吳楚橫行于中國。以勢力相吞滅。自於越入吳之後。吳楚又衰。夷狄愈橫。禮義無可復施。政刑無所復加。諸侯習于凶亂。不可告語。靡然入于戰國。不復知有周。而皆自稱王矣。故春秋因西狩獲麟而止焉。冬田曰狩。而周之正月二月皆冬也。明年止書春西狩獲麟。而不具夏秋冬。則秋會于黃池之歲。乃春秋之所終也。故何休曰。獲麟于春。而言狩者。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也。

秋。公至自會。

吳主會故書至以危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

蒯聵在戚今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致討于衞以范中行故而數與師故書侵以罪之公羊作晉魏多與仲孫忌同義

葬許元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九月螽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爲農災又非冬十有二月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人事所召自是周家基業墜地矣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者徵舒之後也徵舒弑君楚子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故春秋因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凡書盜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于盜與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去歲十有二月螽。今年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則爲災甚矣。而明年春乃獲麟。豈不怪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和氣之所致。治世之應也。曰見曰亦。乃爲瑞爾。因狩而獵得之。則混于羣獸之中。同爲虞人之所驅。斯麟之出不遇時矣。曰獲云者。悼之辭也。孔子卒于獲麟之後二歲。則是時孔子已老。故感以作春秋。而絕筆于此一句也。以因感而作。故因以此終焉。然而麟使不獲。聖人豈遂無意于天下後世乎。黃池之會。乃聖人作春秋之所終也。何以知黃池之會乃春秋之所終。前此猶可言也。後此則不可言也。夫惟不可言。此春秋之所以終也。何者。天子失政。自東遷始。前此猶可言。黃池之會。晉魯在焉。後此不可言者。諸侯泯泯。制在强國。無復知有周室矣。聖人爲是作春秋。深有望于天下後世。苟有王者作。能舉吾春秋之法。以拯天下之民。此春秋之所終。而孟子深得仲尼作經之旨。故以王道游于諸侯。而終不入于秦楚吳越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春秋集註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高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